第一章　走出内战漩涡

参　战　途　中

1930年5月12日,炊烟袅袅,晨风习习。潜伏于马牧集东的蒋军第三师先锋营，奉命沿着陇海铁路向西搜索前进。转过绿荫如带的柳堤，突现一片黑压压的阎、冯联军。一阵相互断喝，顿时枪声大作，中原大战爆发。

蒋军武器精良，且有空军配合，所选的突击点又正是阎、冯联军最薄弱的软肋，激战两日，在这里的阎、冯联军的万选才、孙殿英部，逐渐不支，相继退入亳州与归德。蒋介石即令顾祝同、陈继承、陈诚等师乘胜进攻，他也于15日亲赴马牧集督战。适值这时，阎、冯联军的刘茂恩率部阵前投蒋，并以开会为名诱捕万选才于宁陵，致使阎、冯联军在陇海路马牧集地段的防线，如堤坝崩溃,导致立足未稳的晋军仓促应战,死、伤、俘竟达3万余众，蒋军一举夺取归德！

首战告败，军之大忌。正日夜兼程在灵宝至许昌路上的阎、冯联军的西北军第六师师长张自忠，听到这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消息，立即停师临汝镇，研究这一突现的军情。

张自忠,魁梧而英俊,威严又和蔼。天庭宽阔饱满,剑眉大眼炯炯有神。虽已步入不惑之年，却仍像风华正茂的小伙子。他，好学上进，勇于任事，吃苦耐劳，意志坚强。爱读书,爱写字,爱思考研究。为帮助他思考研究,他在他的师部成立了一个军事研究室，研究室内设内情参谋和外情参谋。

内情参谋，名叫吴天常，专门负责搜集国内军事情报。此人瘦高个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一派学究模样,故而得一雅号——吴学究。外情参谋，名叫马平涛，负责国际军事情报，尤以东瀛日本的军情，为其重中之重。此公性情开朗,头脑清晰,声音洪亮,五短身材,故而也有一诨名，叫马矮子。他二人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。形象虽然迥异，但都学富五车，能言善辩，所以一旦相遇，往往就针尖对麦芒地“战火”连天。

当师部一安顿就绪，一位小警卫员就在书桌上铺纸、磨墨，为将军写字做准备。张自忠进来一见，满意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，道：“今日不写字，快把研究室的人请来。”

当吴天常和马平涛一跨进师部，张自忠即问：“本联军马牧集地段，一触即溃，其原因弄清楚了吗？”

吴学究用他细长的食指，将鼻梁上的眼镜往上推了

推，一面将凳子移过来坐下，一面细声慢气地说：“原因很简单,我方败,败在一人 蒋方胜,亦胜在一人。”

“呵嗬！请细细讲来。”

“先说蒋方。蒋介石胜，胜在一个小人物身上。说他小，是因为他无一兵一卒。这人师长知道，就是在我方当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钫。张钫，早年是同盟会会员，反清斗士，辛亥革命时，曾参与策动陕西新军起义。护法运动时，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，兵败后弃武从政。因他有些资历，为人清高，自命不凡，不允许任何人对他的意见不遵从,哪怕是先生(冯玉祥总司令)也是。”

“蒋、冯、阎、桂四大军事集团联合北伐胜利后,在南京分配地盘,编、遣军队,冯先生受到蒋、阎的倾轧——”

“先生受蒋、阎倾轧 现在阎不是与先生联合一致,正在打蒋吗？”

“现在联合成这样，是因为冯先生苦口婆心的劝导，和以后又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阎终于明白：蒋介石是注定要消灭异己的，日后也必然要轮到他。所以他才同意联合起来打蒋。但在当时会议上，阎锡山并没认识到这一点，跟着蒋介石倾轧冯先生。先生为了制定西北军日后的战略方针，即召谋士张钫前去相商。”

“旧历正月初一，张钫自开封到南京四根杆子巷内先生的官邸和先生见面，密谈半日后，张钫为先生设计了

一条韬晦之计：‘回西北整军经武，三年不问国事，保持西北一片净土。经过三年休养生息后，再出而问事。由于风声所树，一切自然迎刃而解。’这条计出后，张钫三番五次催促先生履行，甚至赶到先生身边要先生照办。后来由于形势变化，先生放弃此计，准备讨蒋，张钫就耿耿于怀，对先生不满。

“大战前夕,先生放弃山东、河南,缩短战线,以备对蒋开战，张钫来电指摘先生云：‘不见敌人而放弃土地和人民，政略战略都是错误。退处西北，三年整军，不问国事,言犹在耳,时未三月,计划全盘改变,窃所不解’。”

“之后先生致电张钫，叫他去劝韩复榘、石友三一同参与倒蒋，张钫复电说：‘去春西去，今春东来，旌旗所指,民心惶惑,意若大战将临,大乱即至,人心如此,公意云何 公若登陇,我愿追随,否则不敢苟同。公如不察,与阎合作，必贻后悔云云。’他不仅拒绝执行命令，还如此傲慢地说三道四，先生很是不满。”

“当大军东调,大战在即时,张钫又发来‘秦豫荒旱为灾，民不聊生，军食何来？’的问罪电报，先生甚为愤怒，当即将电报撕得粉碎。”

“后来孙良诚第二军东调，在渑池发生与难民争车事件，张钫又发来‘约束军队，以恤灾黎’的电报，口气之大，像皇帝老子下命令一般。”

“在此大战在即之际，先生和孙良诚岂容张钫为闹个人意气而败坏军誉、扰乱军心！为严肃战时纪律，即密令捕张。张因赴郑州接收朱庆澜运来的八列车赈济灾民的粮食而侥幸离开，但与张钫有同样行为的萧楚材却被捕获。先生迁怒于萧，将其活埋。张钫将八列车赈粮分拨完毕后到陇海花园前敌司令部访鹿钟麟司令。前敌司令部正下令捕张，张却到前敌司令部找鹿司令。司令部人一时不知为何，都以惊异之色相向，张因而生疑，急忙绕至别院出门，乘汽车返回开封，从旧部万选才口中，方知先生正下令逮捕他。于是慌忙将开封地区的赈粮草草分拨下发，然后如漏网之鱼一般逃离开封，到山东游历曲阜、泰山。蒋在鲁的军政人员，将张钫捕获送蒋，蒋与张钫见面时谦恭备至，并请教军事。张钫道出陇海线万选才、刘茂恩部防守地段，是阎冯联军的薄弱点，保证一攻即下。蒋介石即集大军向万选才、刘茂恩所部发动猛攻，所以蒋军一战即胜。”

张自忠立起，一面踱步，一面自语：“张钫，张钫，这个侏儒老朽！我们追捕他，老蒋却化腐朽为力量，乘机而利用他！”

“师长！若没有我方的原因。他蒋介石再会化腐朽为力量也无济于事。”

“为何？请讲。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万选才、刘茂恩都是刘镇华的部队。而且刘茂恩是刘镇华的弟弟。刘镇华离开部队后，把大部分部队交给他弟弟刘茂恩，少数部队交给了万选才。这部分部队之所以归了阎，是因为刘镇华与阎有旧。因为这层关系刘茂恩才带着万选才投靠了阎锡山。为了拉拢这部分部队，阎锡山将河北省主席之职许给了万选才。无论论关系，论个人能力，还是论军队数量和战斗力，这个省主席都应给刘茂恩。可是阎锡山却耍小聪明，给了万选才。阎锡山说：‘万选才是个老粗,实力又小,容易摆布 刘茂恩实力大，心眼多，如果再让他当上省主席，将来会弄成尾大不掉之局。’刘茂恩对此十分愤恨，因此，开战后就在阵前叛变投了蒋，造成了本联军首战的失败。所以说‘我方败,也败在一个人身上’。”

“阎老西,阎老西 我知道,他一直自命不凡,耍弄聪明！”

马平涛说“师长 不要紧,这不过是皮毛之伤,我们西北军还未出马呢！”

“这我知道。命令部队出发！”

战　中　扬　威

蒋介石因这一战役颇为得手，便亲自到归德督战，以期一鼓作气，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。他以刘峙的第二

军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，并派空军配合轰炸。由于晋军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并且把预备使用到津浦线上的一个军调来增援。兵力既有增加，兼之采取的是晋军所擅长的守势，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，使得蒋军的进攻碰得头破血流。蒋介石看到攻坚不利，乃向晋军的右翼扩张，以陈诚的十一师由陇海路南侧挺进，使晋军右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。

冯玉祥总司令看到情况紧急，乃不得不命令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提前投入战斗。

陈诚所部是蒋军精锐之师，为了给这支精锐之师以迎头痛击，狠狠揍一揍蒋军的嚣张气焰，冯玉祥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从杞县方面展开猛烈地攻击。孙、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，而他们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生力军，一经接战，陈诚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，几度被孙、吉两部包围。只因陈部装备精良，机枪火力炽盛,才得以突围而出。孙、吉两部乘胜追击,大刀高举,寒光夺魄，陈部节节败退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各部在孙、吉两部的鼓舞下，亦发动猛攻。激战十余日，蒋军全线崩溃。直至 6 月上旬蒋军援军开到，蒋军才在定陶、曹县、民权、河阳一线收住阵脚。

这一战役，孙、吉两部进展最快，只因两翼之晋军前进迟缓，配合不力，致未能予蒋军以更大的打击。当孙、

吉两部攻击前进时，前敌总司令鹿钟麟曾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。晋军方面的副总司令徐永昌说：“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，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，倒还可以；但要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，那就不能和西北军比了。”

中原大战，阎、冯一方一时又占了上风。

陇海、津浦方面的战斗已激烈进行多日，平汉线上的西北军，还有许多部队依靠双腿急急地奔跑在路途之中。张自忠身着灰色军装，足登草鞋，以步当车，挥汗如雨，带头奔走在队伍最前头。忽然吴学究纵马急驰而来，一跳下马就喊“遗憾，遗憾！”

张自忠没有停步，一面走一面问道“什么大事呀，这么遗憾？”

因为下马太急，眼镜滑到鼻梁尖上，吴学究一手扶眼镜，一手拉马，道“师长！你说这多遗憾。当孙良诚、吉鸿昌正与蒋军激战的时候，也就是在 6 月 1 日这天，蒋介石正在归德的朱集车站列车上指挥作战。郑大章率骑兵于夜间急驰 80 余里，奇袭归德飞机场，烧毁飞机 12 架，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 50 余名。完成任务后又一阵旋风般地撤走。火车站离飞机场仅 500 来米，蒋介石在列车上被爆炸声惊醒，急令开车逃跑，但列车却无火车头。侍卫长王世和急火攻心般地急叫“火车头！火车头！”因为不预备开车，火车头早离开了列车，蹲到鸡窝里去了。列

车欲开不能，蒋介石欲逃不得，吓得在列车上团团转。当时在蒋介石身边就只二百来个警卫，要是郑大章知道蒋介石就在朱集车站，他蒋介石跑得脱吗？师长，你说遗憾不遗憾！”

“真有这事？”

“一点不假。要是把蒋介石捉住了，你说这战争不就简单多了！”

“是呀，差之毫厘，错至千里！”

战局的发展，反复不定。

蒋介石为了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，命令平汉线的何成浚第三军团向西北军发动进攻。

蒋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徐源泉、王金钰、杨虎城等部，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。在大战之初，他们与阎、冯还有信使往来，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，意存观望，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。现在由于何成浚的撺掇，才勉强听从蒋的军令。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，最初为樊钟秀所统率的第八方面军。

5月16日，何成浚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，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颍，并向许昌进逼。何成浚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。6月4日，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。冯玉祥得报后立即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，并亲赴许昌视察，以安定军心。随即命令孙连仲率

部驰援许昌，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进攻周口。这时张自忠率第六师已到达许昌南，与高树勋、葛云龙部一同向漯河前进。南方的桂军已攻入湖南，6月5日占领长沙，8日进占岳阳。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，于10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，激战仅两昼夜，蒋军即向漯河以南溃退。当张自忠与孙连仲、葛云龙正率部乘胜追击时，接到冯玉祥“停止追击，速回许昌待命”的命令。

当第六师向回转时，旅长们不约而同地问张自忠为什么不趁热打铁，继续追击？他们一致认为继续追击，一可收各个击破之效，鼓舞我军士气，震慑敌胆；二可阻碍敌人在平汉、陇海两线上转运兵力；三可以对平汉线的“杂牌军”起分化作用，使其转向我方。如果放弃追击，太可惜！

张自忠说：“你们说的很对，我也有同感。但是先生的决定，必定有先生的考虑，我们就愉快地服从好了！”

将 计 就 计

蒋军在陇海、平汉两线受挫后，蒋介石害怕了，便向阎、冯摇起了橄榄枝，要求和平，要求停战。阎、冯正干的得手，哪会理他这一招！

特别使蒋忧虑的是，由于西北军的战力坚强，他的将

士对西北军的大刀产生了恐惧心理，都像乌龟缩在壳内一般躲在工事里不敢出战。蒋介石曾为此悲兮兮地写信给顾祝同、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：“我军始终诱人来攻，而并不反攻一次，不惟逆焰日张，而为革命军人之羞也。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，使中正为之悲愤，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之如此耶！”

他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，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 以刘峙、蒋鼎文、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,并配备大部炮兵,由杞县、太康之间楔入,企图经通许、陈留袭击开封。

冯玉祥侦知这一情况,便将计就计地部署了一个“口袋战”命孙良诚、庞炳勋、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,闪开杞县、太康之线,诱敌深入。蒋军屡派飞机侦察,以为这方面的西北军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去了，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,便令各军长驱直入,向开封方面大力挺进。待蒋军前进到预定地段，即令孙良诚、庞炳勋和吉鸿昌部回转从正面堵击；令孙连仲、张自忠部从南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；其北面则依靠陇海正面的晋军的防堵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。

适这时在北伐时由蒋派来的在冯部任无线电管理处监督的郑方珩，将冯玉祥调孙连仲、张自忠部参加合围的密电报告了蒋。蒋得密电,临时变更部署,急调上官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相部由平汉线前去应援，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，借以分散冯军兵力。蒋则亲赴柳河车站督战，以振作士气。尽管蒋百般挽救，孙良诚、庞炳勋、吉鸿昌等部已将蒋军在高贤集、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，接着就发生了白刃战。西北军的大刀竞显威风，蒋军戴着钢盔的头颅纷纷落地。蒋军损失惨重，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，一部经睢县向归德溃退。

张自忠率第六师乘胜追击，与掩护退却的蒋军张治中教导第二师相遇。这两位姓氏相同，名字相近，且被许多人误为一人的名将，随即展开激战。教导第二师是蒋介石精锐之师，乃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精心训练出来的两个“近卫师”之一，编制整齐，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装备。张自忠针对敌军装备精良的特点，指挥第六师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，与之展开近战，发挥刺刀、手榴弹和大刀的威力，进行白刃格斗，使敌军重兵器无法发挥作用。经反复拼杀，终于将张治中师击溃。

这一战役，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，但因军机泄露，上官云相参战，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，使蒋军获得突围空隙，从而未给蒋军以大量歼灭。

蒋军因受西北军累累重创，伤亡日重，逐渐不能支持。蒋介石为了扭转这样的态势，急将上海的熊式辉的第五师调到前线，孤注一掷地向晋军中央猛攻，以求打

破一个缺口，将战斗力弱的晋军击溃，然后再寻求转机。

谁知蒋调熊式辉时，阎的电讯机构亦截获了蒋的电报。阎急令徐永昌注意防范，并调控制在郑州的两个炮兵团赶往增援，加之原有的，共集中了九个炮兵团 324 门大炮的火力，对进攻的蒋军实行壁垒式猛轰。结果蒋军抛下众多尸首，狼狈溃退。

军　情　瞬　变

蒋介石看到各路失败的情况，感到大势已去，遂下令后方辎重先行后撤，他本人亦登上后撤的汽车，准备全线总退却。正在这时候，蒋军电讯机构截获了一个电报。蒋阅电大喜，急喊“下车！下车！”张群等在旁边急问何事，蒋说“局势大有转机！你们看看这个电报。”

原来，这个电报是石友三致张学良的密电，大意是：阎锡山狡猾无信，排斥友军，万难与其共事。愿率部北上，听张指挥，共同打阎等等。

等张群看完电报，蒋遂令召集各将领开会，说明情况，令各部队坚持苦撑，以待时机的变化，并把阵地向后、向小收缩，把部队进行调整，实行固守待机，以空间换时间，从而使得蒋军在极为动摇的形势下稳定了下来。

更为致命的是，正在静观变化的举足轻重的张学良

看到石的电报后，更增加了对阎、冯联军的反感，认为阎、冯内部很不稳固，倾向力逐渐转向蒋方，并口头表示，等蒋拿下济南后，即出兵援蒋，这也鼓舞了蒋军士气，增强了蒋的信心。

石友三这一行动，实为中原大战转折的契机。但石这一行动并非偶然。当初阎锡山为了笼络石友三，宣布石为山东省主席。可是阎又派人到山东济南一带捣乱，使石这个主席当不成。加之晋军进入山东之后，占领一个县就委派一个县长和税务局长，直接侵犯了石的职权和利益，这些当然引起了石的不满。特别是议定组织政府的时候，石希望有一个军政部长的职务当当，阎拒不同意。周玳说：“现在正在打仗，应满足他的要求。如不要他,打完仗再说。’阎仍不理,并找汪精卫说“:石友三反复无常，贪得无厌，又是一个粗人，如果把军政部长给了他，也太把政府开玩笑了，别人还怎么干呢！”石听到这话后勃然大怒，所以就发了拥张倒阎的电报。从这以后，石即命令他的前线部队停止作战，并将主力部队向新乡一带集结。当时，阎也截获石的这一电报，但为时已晚，无法补救了。

蒋将阵地收缩之后，即抽出陈诚部急向津浦线增援，并准备向济南反攻。蒋在这之前约请北上支援的广东十九路军已经应允，军队将随即北上，因此种种，濒临溃败

的蒋军，逐渐振作起来。

孙殿英自退守毫州，即被蒋军王均部围困，以后蒋又派叶开鑫部协同王均部围攻毫州。亳州位于陇海、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，对蒋军侧背威胁很大，蒋介石严令王、叶两部限期将毫州攻下。但他们屡次进攻，均未得手。遂派张钫前往毫州诱降，孙殿英不为所动。

孙殿英长期被困于毫州，终于弹尽粮绝。迭电告急。冯遂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。他的计划是先解毫州之围，再会同孙殿英部长驱东进，直取蚌埠、宿县，以截断蒋军后路。

孙连仲于 7 月中旬经鹿邑进援毫州，与孙殿英部内外夹击，将王均、叶开鑫等部击溃，毫州之围遂解。当前敌总司令鹿钟麟命令孙连仲、孙殿英按照原定计划向津浦路挺进时，孙连仲以数月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，不仅士兵过于疲劳，而且弹药粮秣所剩无几，要求总部在粮、弹和饷项方面给予充分的补给，否则恐难完成任务。鹿钟麟也觉得这些问题如不解决，孤军深入敌后确有危险。阎锡山对西北军的补给，战前说的很好，战争之初补给也还可以，可是越到后来，不但数量少，而且很不及时。尤其是械、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几乎是百呼不得一应。鹿向冯报告了孙连仲的要求，冯遂向阎求援，阎却百般推诿。冯没办法，只好取消原议，令孙连仲、孙殿英两

部撤至柘城、太康一带，亳州反落入蒋军之手。

吴学究获得这一情报后，向正在写字的张自忠叹息道：“孙殿英在亳州，虽被围，但仍像一颗钉子钉在蒋军背上，这一下孙殿英虽从围中解出来，也就从蒋背上拔出了钉子，帮他解除了后顾之忧。据悉，孙殿英前脚撤走，后脚就将王、叶两师兵力补充到津浦线上了。这不是反而帮了老蒋的大忙吗！”

张自忠说：“这里面还有一个实质的问题。”

“后勤保障。”

“对,后勤保障。我军在这方面一直未解决好,这真是一个沉痛教训！”

“郑大章烧飞机场那次,要是有电台,信息灵通,蒋介石不早就成了瓮中之鳖了！”

“晋军所负责的津浦线方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叫马参谋来说一说。”

马参谋，专门负责国际方面的军事信息。现在正在内战中，国内军情忙，就抽他专门收集津浦线上的军情。他一进来就道：“津浦线上开始佳音频传,现在十分不妙。”接着他压低嗓音,悄悄地道：“师长请借一步说话。”

于是马参谋请张自忠到室外一个黄土坡上坐下，看了看左右，十分小心地说：“师长我有一个顾虑，这次大战集中 80 多万大军大厮杀，加上蒋介石拉拢的杂牌军

共 100 多万人，规模空前啦，这会不会引起东邻日本乘隙呀？”

将军思考有顷：“现在弓响箭出，还能回头？再说冯先生也是被迫的。在战言战吧，你还是说说津浦线上的情况。”

于是马平涛报告了如下情况：

当晋军傅作义在津浦线上进展顺利，正指挥其军占领济南至大汶口铁路沿线的时候，阎在北平的警备司令张荫梧忽然给阎一个密电：“傅作义参加了张学良和张群、吴铁城、方本仁等在北戴河的会议，请注意。”阎得电立即派张荫梧为第二路指挥，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，并将傅作义的第四路军与张荫梧的第二路军组成联军，令张荫梧任联军总指挥，意在对傅监视。傅对阎的不信任当然不免泄气。当时在阎身旁的参赞周玳很不理解，问阎：“那方面原有行营主任傅作义指挥作战，现又派张为二、四联军总指挥，究竟谁指挥谁呢？这不是添麻烦吗！”阎说：“我有多年的经验，你不要管。”

张荫梧率部到达济南后，阎所发给前方的给养、弹药都责成张荫梧分配。张与傅的关系，向来犹如水火，在这种情况下更是雪上加霜。于是他们在给总部的电报中互相告状：傅说张不发给养弹药无法打仗，张说傅不听指挥。由于两人相互攻讦，致使战事迟滞不前。这样就使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